

旅途 JOURNEY

这个夏天 我们相约达东

□ 代玲

拉萨城外的达东村,是雪域高原上静静绽放的一抹温柔绿色

离开拉萨城驶上机场高速,车行大约十来分钟,就到了位于柳梧新区的达东村。曾无数次路过达东村的路口,却从未停下匆匆的脚步。实在是因为拉萨周围有故事的村落多如牛毛,于是在我五年藏地游历的足迹里从未想起过达东。

在脑海里回想曾去过的不少有意思的村庄,有位于机场高速往曲水县方向西藏知名的为数不多的渔村俊巴村,向西还有中国特色村庄尼木县吞巴村,往城区方向则有因《文成公主》大型藏文化史诗剧走红的慈觉林村。达东,和它们比起来,没有金光闪闪的外衣,在千年的时光中默默走着自己的路。古老是它唯一的诠释。

广阔的田野间,一条笔直的乡间柏油路穿过绿油油的青裸地、穿过两旁的紫色花海,便正式驶入绿树掩映中的达东村了。

蜿蜒的村道旁,除了崭新的白墙红檐的传统藏式民居外,还有郁郁葱葱的杨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更加绿意盎然。谁说高原荒凉,抛却远山,只看近处的村落,怎么不是一副“绿树村边合”的美景?

亿万年的沧桑铸就了雪域高原荒凉辽阔的基本风貌,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在这荒凉的底色上却常常不乏悄悄地在静谧的山谷中留下一抹温柔的色调。达东,便是这其中的一抹。习惯了高原一望无际的沙土色,偶然于山谷一隅看到成片的绿色,高原人总是会感叹这有“小气候”。

不错,正是“小气候”造就了达东,让它拥有了“太阳山谷”的美名。传说连藏传佛教的大师莲花生经过此地都曾“垂诞”达东的美貌。“达东”村原来叫做“闷”,译作汉语就是“羡慕”的意思,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当时莲花生大师经过此地时因当地美丽的风景、风貌和有三大护法神存在心生艳羡而被称为“闷”。莲花生大师在此地修行,至今在村里仍有大师当年修行的山洞和用拐杖挖掘出来的“圣水”。时光虽已远去,而山洞和圣水依然讲述着当年的故事。“圣水”喷涌,咕咕向前,成为村民日常饮用水的来源,同时也让绿树围合的村庄有了溪流。沿着溪流的欢歌,这个古老的村庄仿佛有了生命,溪边浅滩绿树林立、绿草成茵、牛羊成群,难怪莲花生大师都认为此为福地,要在此留下自己的足迹。

除了是美丽的高原绿洲,古老的达东村还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不足千人的村落里便有两座寺庙。一座是位于南面始建于公元十一世纪的尼玛塘寺,一座是位于西面山坡上始建于公元十二世纪的白色寺。据传,尼玛塘寺曾设立藏医学校,至今寺内仍保存着一座古老神秘的药师殿。而白色寺内除供奉各种珍贵佛像外,还有全字手写甘珠尔(佛经)一套。据史料记载,藏传佛教大师宗喀巴也曾云游到白色寺,至今寺院内仍可见大师当年修行的石头宝座。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在那东山顶上》,传说作者就是仓央嘉措。在达东村的东部,是一座沧桑古朴的庄园的残迹,而这座庄园的主人就是仓央嘉措,相传他在达东村生活修行长达3年之久,其间留下了不少浪漫情诗,《在那东山顶上》就作于此处。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碾压出达东村的古老,也积淀下这藏在深闺厚重的宝藏。随着雪域高原旅游业的兴起,藏在深闺的达东村的价值也被重新挖掘和定义。文化总是需要传承和保护,人们的生活总是期望越来越红火。出于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和保护传承好文化遗产的目的,拉萨市柳梧新区管委会正式启动了达东村村容村貌整治暨扶贫综合(旅游)开发项目。在达东村村委会、柳梧城投、柳梧和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崭新的村口门楼、游客中心、综合管网、乡村酒店等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当中,并将于7月1日正式开门迎客。

传统的藏家小院加以改造便成为藏家乐,一个个藏式旅馆和商店在达东村里兴起,小小的达东村里一副百业俱兴的场面。而全新打造后走出深闺的达东村更值得期待。

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达东,在绿树成荫的溪流边,在古朴秀雅的藏家小院里,在千年传承的古寺中,在浩瀚缥缈的星空下,来一场藏式村落之旅,不见不散。

路线:

进出拉萨机场高速,都可以看到达东村的村口标识牌。全新打造后的达东村,在村里吃住游玩皆可。

跨界
对话

设计是一个时代的表现形态。它与时代的发展理念、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等融汇在一起,与文化背景和人文风貌密切相关。

聚焦设计的文化价值

□ 金晶

对话人:

柳冠中(右):“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为山(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艺术家

主持人:经济日报记者 金晶

设计与文化不但内涵丰富,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随处可见电脑、手机、可穿戴设备的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需要什么样的设计?需要不断赶超,还是静心反省?设计和文化的碰撞,总是个有趣的话题。

以人为本才是好设计

吴为山:设计是一个时代的表现形态。它与时代的发展理念、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等融汇在一起,与文化背景和人文风貌密切相关。设计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设计的源流。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其形态可以保存在那里,作为我们创造和继承的参照。但是,我们不能把过去时代的形态,丝毫不动地照搬过来,用在设计之中。

柳冠中:现在人们讲到设计中的文化,只讲载体,讲四合院、祥云纹、汉服,以为这就是有文化了,其实很荒唐。这并不是文化,只是文化元素。文化是讲究品格的。打个比方,“品”字有三个口,第一“口”是吃,饿了抓到什么吃什么,肯定没品;第二“口”是有钱了,请客一百桌,结婚用豪车,那是炫耀,也不是品格。第三“口”才为“品”,是要冷静下来,考虑很多人现在还处于饥饿之中,还没达到温饱,所以要节俭和克制,适可而止。这才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

吴为山:设计有人性,有情感,强调要与生活靠近,与自然靠近,体现的是人而不仅仅是物。这跟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是融为一体的。

柳冠中:我们常说以人为本,现在又往前走了一步,强调以生态为本。保护生态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从大多数人出发的

长远考虑。所以,现在的设计并不提倡占有,而提倡使用。能用就行,为何非要自己的?这是共享经济的根本。我认为,人类的未来必然走这条路,因为资源只有这些。这也提示我们要理智地生活。

好的设计能解决老百姓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智能交通设计解决人们上下班便捷的需求。它的根本目标不应是收益,而是解决问题。如果仅仅为了生意,就会出现恶劣的情况。例如,“双11”等商人操作的“节日”,销售额逐年上升,但有些买回来的东西根本没有拆包,因为它不是真需求,而是商人推波助澜下的冲动消费,这就造成了浪费。现在都说“买买买”,仔细想想,买了真的有用吗?

吴为山:好设计会以人为本,符合人的生活需要。它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人们在享用这些生活用品的时候充满美感。这种美感就是人智慧的创造。最好的设计实用又和谐,就是让人们在享用它的时候,能感受到人间的一份温情,感受到创造的智慧。

化繁为简方显真功力

吴为山:设计讲究人性、自然,这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化繁为简的理念相契合。我认为好的设计是经济的,是简洁而不是奢华的。就像包装,以前的产品不强调包装,有实质性的东西就可以了。后来变为礼品,就强调包装,包了一套又一套,很大的包装里面只有很小的东西。在包装上花费的精力可能还超过物品的本质。

柳冠中:现在设计界有过度设计的情况,多余的设计是浪费。

吴为山:另外有些书籍的设计也舍本逐末。有些设计师,设计的书籍看不到白纸

黑字,而是把纸做成各种各样的色彩,字则用反白,人们戴眼镜也看不清。还有些把字变得很小,旁边留大片的空白。这在设计艺术构成上是可以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但是书是给人看的,人们看的是内容。按照设计师主观的“好看”来设计书,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实用。

还有就是环境设计。现在很多地方常常“设计”一些假的水和石头,甚至不惜毁掉真山真水去建假山假水。这也是过度设计,没有遵循自然的规律。所以好的设计是因材而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这些也都是中国的传统。

柳冠中:中国的文化精神其实非常讲究朴素,讲究道,而不讲究奢侈、臃肿。现在很多人把家里装修的和宾馆一样,完全就是豪华奢侈的东西。家就是家,是港湾,是人们回来后可以放松的地方。

设计源于文化和生活

吴为山:设计不仅是视觉上、感官上的需要。刚才柳老师是从社会伦理、结构、家庭的生活方式谈设计的概念。以前钱伟长先生也和我讲过他们做空调专业的事情。他说空调设计成什么样子,不仅仅是冷的问题,而是讲究功用。它放在什么样的空间,是三室一厅、一室一厅,还是两室一厅,造型是方角、圆角,还是异型,都与家庭结构有关系,与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每个人的所好紧密相连。所以工业设计不仅仅是外表、技术、艺术的问题,还包含了社会道德、家庭伦理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等这些关系。

包豪斯也强调设计与艺术的关系,强调美感和创造性。在“双轨制”教育下,除了康定斯基等艺术大师外,还有一些工程师在

包豪斯里面当老师。它强调设计与艺术的结合,强调适用性、创意性和个性化。

柳冠中:中国传统中很多好东西被我们淡忘了。中国是讲系统和整体的,但现在却只强调元素,强调高新技术和最好、最漂亮的东。许多人淡忘了传统文化,把西方成功的东拿来,作为现在的追求。但西方现在恰恰在学我们的传统,学天人合一。我们对于传统的研究则流于表面,讲元素、风格,并不探究风格是怎么形成。风格是一个时代的经济等各方面因素产生出来的。创新恰恰是要创新风格,而不是跟着风格走,因为跟着风格只是过去式。

现在我们讲文化创意产业,讲“双创”,包括“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要“设立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都要抓住核心、抓住设计。设计是一种综合的体现。我们必须研究现代生活、现代的经济,现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然后拿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时,我们的工作要与时代结合起来,不能光做一些玩赏的物品。人活着要做什么?设计恰恰能引导人们的价值目标和生活行为。它是“无言的服务,无声的命令”,在不知不觉间把人们引导到规范的行为中去。

吴为山:我们还还原设计本来的面貌,它不是奢侈和多余的代名词,也不是绝对的实用主义。它在实用与美观间寻求平衡,并能与人的情感世界互动结合。



更多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雅趣

看《天鹅湖》记

□ 苗连贵

呀,好多人都带望远镜进剧院。

为此,我还专门跑到电子市场找望远镜,那种能将1公里外把人脸抓到眼前的东西,眉毛鬍须,纤毫毕现。100元,值当,以后还用得上。

于是,静等5月4日这一天。两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每天除了忙三餐口腹外,就上上网,码码字,闲适自在。票夹在挂历上,天天看它,它亦看我,相视两不厌。日子在不紧不慢中过去,平平淡淡,波澜不惊。

那天,我在超市买菜,正欲回家造晚饭,心里忽然一动,离《天鹅湖》还有几天?打开手机一看,惊得我全身毛发炸起,今天就是5月4日咧!昨天在电脑上码字,还看日期的,当时愣没往这事儿上想,可见人老犯浑。幸而想起来了。

7点半开演,此时已是6点半了。我奔跑回家,先核对墙上的挂历,没错,今天是正确的5月4日。快,快!

跑到大马路上,我懵了,正堵着车呢。幸亏有地铁,为我赢得了时间。从地铁站一头钻出来,就看见灯火辉煌的剧院了。

我已多年没进剧院,熟悉而陌生。入场,场内已坐得满满,没有嘈杂声,只有低声耳语,欣赏高雅艺术的人,都文雅。记得小时候进影院看电影,放映前,人声鼎沸,那个喧阗能把屋顶轰塌下来。

紫绒幕布拉开了,舞台上灯光灿烂,柴可夫斯基乐曲响起。

舞台背景由华丽的宫廷转换成碧野蒙蒙的湖水了。天鹅之舞,舞姿翩翩已不足以形容其美态,独舞、双人舞、群舞、活泼欢快的四小天鹅舞、黑天鹅的48个旋转,无不精美绝伦。这是一群白色的妖姬,是缪斯与人合作的精灵之舞。

我坐在剧院的皮沙发上,静静地欣赏舞剧。那位被变作天鹅的公主,她那略带忧伤的形象,深深印在我心中。从望远镜里看,

她的面容已不再年轻,惟其如此,她的舞姿才臻于炉火纯青。她被托举起,忽而轻灵似仙,忽而“翩若惊鸿”,婀娜、妙曼、姿态横生。我记起早年艾青的诗《给乌兰诺娃》:“像云一样柔软,像风一样轻,比月亮更明亮,比夜更宁静,人体在天空里游行,不是天上的仙女,却是人间的女神……”岂不说的她?她的谢幕动作也好看,曲颈昂首,一臂朝后轻轻扬起,恰似一只婉转的天鹅。

我年轻时看戏,易受感染,常为剧中人物的命运叹惋。《天鹅湖》唤起了昔日的情愫,看到痴迷处,我为天鹅能否复为人身而担忧,我为王子与公主生死不渝的爱情感动得差点儿泪奔。

与他们“相处”两个小时,竟至有些不舍,出了剧院,一路上,洁白的天鹅仍在心中翔集——经典的魔力让人萦怀。

回到家,夜已深,腹中一阵连珠炮响,才想起,晚饭还没吃着呢。

爱你更多的那个人

□ 沐墨

了,可是我却到今天才发现:当你能够去理解它时——这种粗砺会唤醒一种深刻的感情,那便是父爱。

记得,有一年,为我工作上的事,他找学校校长吵架。虽然当时错在校方,但父亲的言辞确实过激,连带我进城考试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抹杀了。虽然父亲倔强死板好管闲事,但他正直善良,无条件地为我声讨公道,尽管力量渺小还是一往直前无惧无畏,我明白这个世上再没那个男子,能够给予我如此的偏爱。习惯了他的强制,便在内心深深地建立起对他的信赖,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相信他为我做过的决定,都是经过一番苦心 and 思索。

尽管这样,我和他还是经常争吵,为在某件事情上达不成一致的意见,为在某本书上或电视节目中的观点,往往母亲出来做裁判才肯罢休。我给他买衬衫,他瞅一眼成色便说,值不了多少钱,但还是天天穿,穿了也

舍不得脱下来给母亲洗。有一次,母亲不小心把我买给他的一件格子衬衫烫坏了,他大声责怪母亲。事后,自己躲在卫生间里,把烫坏的地方一点点地缝合起来,然后穿在身上出门。母亲发现这个秘密时,他已经被那件缝得像裙裾般的衣领,磨得后脖发红。

有一次到家门口,身上没带钥匙,刚要敲门便听见他在屋内的叹息声:老杨啊,你说我们家这个死闺女怎么就一根筋呢。在厨房做饭的母亲应和着:还不是你惯的。他接着又道:我是急呀,都30了还不结婚,成天想着成为女强人,这算哪门子理想?母亲不再说话,可能是没听清,可能是不知如何与老伴探讨这个头疼的问题。为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他操碎了心,得罪了多少好心来亲近的人。我推开门,母亲从厨房听见声响钻了出来,父亲则站起来,身上还穿着我为他新买的衬衫,看到我回来似乎有点尴尬,准备到里屋回避。因为一场相

世上再没那个男子,能够给予我如此的偏爱

我和母亲请父亲吃饭,酒足饭饱,数盏茶后,他唱起歌来。兴致来了,他一点也不怯场。尽管他素来以“五音不全”著称,但唱客家方言的古文他还是蛮有天分。他唱得如痴如醉,包厢里的灯光,仿佛也被他的古怪长腔拖得时明时暗。歌名是什么,我已忘记,总之我经常听他大声唱这首歌,这种歌声又浑又厚,不是很美,但似有岁月的意味,一般人无法掌握。母亲陪伴他30年风风雨雨,也没听懂他的歌,但她能够应允、忍受和聆听。这种被她称为“怪叫”的歌,事实上成了她对他的鼓励。我更不懂,感觉这歌声就是粗俗,可父亲宁要说它是古铜色的印象和充满冷暖的人间味。这个道理,也许简单极